

從一個家族看台灣百年歷史—《一個家族，三個時代》作者吳宏仁專訪
整理/詹前恩

〈財經熱點〉—主持人林宏文學長



台灣公衛權威吳宏仁新英的長子、也是前聯電總經理吳宏仁，退休後變作家，把家族三代故事集結出版。新書雖是一部家族史，但吳宏仁以小說筆觸寫作，引領讀者，一路從日治時代、國民政府遷台，走入現代民主社會，見證了台灣近代史。

今年64歲的吳宏仁，年輕時曾任職環保署與工研院，是聯電開國元老，曾獲頒傑出工程師，後來擔任聯電總經理及聯日半導體社長。退休後，他繼續攻讀台大國發所，受到劉靜怡教授鼓勵，著手撰寫家族史，也從資深科技人，搖身一變成了寫作新鮮人。

父親吳新英是烏腳病研究專家

主持人：很高興我們邀請到《一個家族，三個時代：吳拜和他的子女們》的作者吳宏仁吳總來上我們節目，吳總早期在聯電是非常重要的主管，我也採訪過幾次，很高興我們今天又見面。吳總這本《一個家族，三個時代：吳拜和他的子女們》寫了一百多年的歷史，人物也相當的多，從電子業退休你都沒有閒下來，寫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請吳總跟我們說明一下為什麼會寫這本書好嗎？

吳宏仁：我父親排行老大，我大姑跟四姑是在台灣，三姑在美國，兩個叔叔在日本。三姑大概在我五歲時去美國，還有一點印象，另外兩個叔叔完全沒有什麼印象。我問大人說怎麼都不回來呢？他們也不太好解釋，後來才知道是政治黑名單。

長大後我參加工研院RCA的團隊到美國受訓，這是我第一次出國，就藉著這個出國的機會，第一次在美國去找我三姑，也去拜訪後來移民美國居住在洛杉磯的四姑，回台灣時順道去東京找我二叔跟三叔，除了四姑，終於見到這些位曾謀面的親人。印象中會覺得父親的兄弟姊妹都很有來頭，過去四姑也跟我提過，我大姑的生命歷程也很曲折，有很多的故事。因為我已經退休了，比較有時間蒐集資料，也去飛去姑姑叔叔那裡做了訪問，就開始慢慢開始寫。

其實剛開始訪問的時候還帶著一個作家，寫作畢竟需要專業，但後來他說只寫一個人物，他可以設法寫得很完整，但是一次要寫六個人，除非對這六個人有相當的了解，否則一個陌生人很難處理，所以我就決定自己來寫。

我從小說開始練習，看別人寫的小說，像謝里法的《紫色大稻埕》，大陸作家莫言的《檀香刑》、《豐乳肥臀》、《生死疲勞》，這些書都蠻有趣的，台灣作家駱以軍，還有大陸作家章詒和，他寫他父親章伯鈞跟他父親的朋友。我也想辦法看看自己怎麼寫，我去找一本英文書試著把它翻成中文...等等。可以說為了寫這本書也是經過一番努力跟折騰。

主持人：剛剛您說您父親有很多的兄弟姊妹，您父親吳新英是老大，他也擔任過台大公共衛生系的主任，作了在台灣很有名的烏腳病研究，可以先從你的父親談起嗎？

吳宏仁：好的。我記得小學一年級第一次月考，我考兩百九十七分，錯了一題，滿分是三百分，我自己覺得很高興，媽媽也很高興，可是祖母不高興，說這個小孩子怎麼搞的還會錯一題，前面有六個人都三百分，六個都是女生，我覺得我已經是男生裡面最好而覺得很得意，結果祖母很失望，認為這個孩子應該沒辦法像他父親一樣，因此我開始知道我父親有多厲害。

我祖父曾經在花蓮的新民報社當兩年支局長，就是報社在花蓮的負責人，所以我父親小學畢業後，從花蓮的公學校考上台北高等學校的尋常科，剛好那一年有兩名上榜學生來自花蓮公校因而轟動全台。台北高等學校等於是日本人帝國大學的預科，只有一百多個人，而在裡面設立的初中部就是尋常科，只有四十名，日本人就占了三十四名，台灣人只有六名是台灣人。當時台北就是天龍國，好的學校都是台北的學生比較多，所以我祖父後來就搬來台北，讓我父親的弟妹都能夠在台北念書，他覺得在台北將來升學的機會比較好。

我父親後來念台北帝大醫學院，但只念了一學期就因為得了結核病休學，後來因為戰爭的關係，整個學業中斷了四、五年，等到光復以後再回去念已經變成台灣大學的台北帝大。他一直對當醫生不太有興趣，剛好當時法國博士郭松根教授在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，我父親就加入這個公共衛生研究所做研究，接著是台灣公共衛生之父的陳拱北教授當了所長，推動了很多公共衛生方面的事情，我父親就一直跟著陳教授。後來有個機會到美國杜蘭大學念了碩士，回台灣時陳教授提到台南、嘉義烏腳病的情形越來越嚴重，這個病是日據時代就有的，只是越來越嚴重。台大就組團，包含醫生、公共衛生的人去醫治和追查原因，發現是井水裡含砷的因素。這是第一次在台灣發現，這樣一個研究的成果也為世界留下一個重要紀錄。

姑姑叔叔是政治黑名單



吳新英哈佛歸來後攝於泰順街宿舍前（摘自說書網路／玉山社）

主持人：您提到三位姑姑和叔叔都是因為黑名單沒辦法回台灣，開始寫這本書發現說他們的故事比你想想的還要精彩，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？

吳宏仁：是，先談一下我三姑，我是在RCA受訓的時候，從俄亥俄州到維吉尼亞去拜訪他們，當時我三姑丈（按：周斌明教授，Dr. Sam Chou）是醫學院的教授，他們兩個都是台大醫學系畢業，但是都沒有從事醫生的工作，我三姑是做生化，後來當家庭主婦；我三姑丈是做神經病理，是世界上有名的神經病理學家。他們在念博士學位時曾經招待過台獨聯盟創始人陳以德，結果被中華民國領事館知道這件事情，我姑丈因為護照快到期寄去處理時被延遲，領事館要求我姑丈寫一份悔過書，我姑丈認為招待人為什麼要寫悔過書，就不願意寫，所以護照就一直被拖延，幸好他的研究不錯，West Virginia Univ. 聘請他當教授讓他能夠繼續留下來。

我在東京的二叔是台大歷史系畢業，到東京大學念歷史碩士，剛開始這兩個叔叔都跟在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底下，所以也是進黑名單，但是大家知道廖文毅後來回到台灣，因此後來的台獨運動的主要活動都跑到美國去。我二叔吳新雄在思想上比較左傾，他跟黃昭堂先生也很好，事實上黃昭堂先生說他進到台獨組織就是我二叔拉他進去的，但我二叔後來還是跟黃昭堂分開，黃昭堂繼續在台獨聯盟奮鬥，我二叔就比較偏向中國，他常到大陸去，他很佩服周恩來，周恩來過世的時候他還想辦法要去送他。我問

他說為什麼會這樣？他則是認為跟大陸有比較好的關係對台灣是比較好的。

我三叔就不一樣，他很早就跟共產黨接觸，他一生一直很反共，也反中國，雖然離開了廖文毅組織後去做生意，但是他一直是堅持台獨。我三叔小學也沒畢業、初中也沒畢業、高中也沒畢業，但是最後拿了一個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證書，小學快要畢業時就是戰爭時代，沒有真正把小學念畢業，都跑到鄉下去避戰，接著初中時考進建中，建中念了兩年，他不太希望按部就班念書，他就跑去考高中，他不知道怎麼弄得就考進附中，念了一學期以後，附中發現他沒有初中畢業的文憑，所以被退學，退學建中回去也沒辦法念，最後走投無路。

剛好我祖父後來，當時已經光復了，我舅公在上海有事業，所以我祖父去幫忙，就把他帶到上海去念書，可是因為人家都要文憑才能夠念書，所以他沒辦法念，後來唯一念的機會是什麼呢？共產黨來了，他們也沒有回來就留在那裡，共產黨說要培養這些台灣青年作為他們的幹部，所以沒有畢業證書沒有關係，他就進了大學去念書，念的也不錯，可是才念沒有多久韓戰爆發，我三叔就去當中國軍跟北韓軍（有些軍官受過日本教育）的翻譯，所以我三叔韓戰時他在平壤做翻譯官，只是後來又逃兵，一路從東北、華北，一路跑回來，跑回台灣又怕被抓，所以又跑到日本去，然後再加入台獨組織，他有這樣的歷程。

主持人：他的經歷實在太特殊了，您剛講寫這本書真的比你預期中的還要精彩，的確真的是，您剛只是講了幾個故事，我們就知道說其實你們這些父執輩的政治立場也不太一樣，可能也有點衝突，你們家族如果要開起會來也蠻難開的（笑）。您整個書寫完的心得感想是什麼？

吳宏仁：一個心得就是對這個公共事務有的一顆心，希望說除了自己的家庭與事業需要照顧，也希望說對社會、對台灣，有一些貢獻。我是覺得應該多關懷一下這個社會，希望社會能夠有一些貢獻，所以我自己退休以後，我是有參與一些投資，但是沒有全力再去另外創業，賺錢的事，不怕沒人做，甚至競爭很激烈；也有很多事情是可能不賺錢的，但是需要有人去做。

所以我就想看看有什麼樣的事情，是自己可以去從事，我已經還算幸運生活無虞，可以做一些希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。另外一個機緣就是想到說寫這個書，那也希望透過這個書讓更多的人了解前輩們有什麼樣的努力，一方面是從個人去看這個努力，一方面是說在寫作過程中可以了解台灣歷史的演變，從一個窮困的奮鬥，一方面在經濟上，一方面在政治上，然後變成一個自由的社會。

節目分享：http://www.uni967.com/newweb/index.php?menu=2&page=2_1&ID=13946